

杜鵑休向耳邊啼

MAXINE HONG KINGSTON 原著・張時譯



皇冠叢書第七一六種

當代名著精選之七

杜鵑休向耳邊啼

CHINA MAN

原 著：MAXINE HONG KINGSTON

譯 者：張 時

編譯委員：張 時・彭中原・茅及鏗
趙爾心・雲 菁・林慰君
馮 馮・林 溼・余國芳
林靜華・鄭光立・戴廷峻
呂紹雄・林少岩

策 劃：陳麗華・張柱國

執行主編：陳旻芊

美術設計：吳璧人・林莉娜

校 對：曾美珠・劉秋城・鮑秀珍

出 版 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電 話：7213422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發 行 人：平 鑫 濤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電 話：7213422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
電 話：7017948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

這一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
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



當代名著

杜鵑休向 耳邊啼

(亦名：金山勇士)

張時譯

出版者的話

民國四十三年六月，皇冠出版了第一本叢書。

那時候的臺灣，以「文化沙漠」來形容，可一點也不過分，出版物寥若晨星，出版一本書，即使是薄薄的一本書，可也真難若登天。

那時候的「皇冠」，可真是小之又小，有太多的勇氣，却只有極少的資金；出一本書就已經「傾囊所有」，如果第一本叢書銷不出去或銷不好，就後繼乏力了。

所幸皇冠的第一種叢書，銷得出奇的好，非但舒展了捉襟見肘的經濟情況，更增強了不少信心。

皇冠的第一本叢書，是翻譯小說，以後的七、八年間，陸續出版的數十本叢書，也絕大多數以翻譯為主。一直到七、八年後，創作風氣的風起雲湧，文壇人材輩

出，不論皇冠雜誌或皇冠叢書，都在創作方面投注了更多努力，不過在譯作方面，並沒有因此而疏忽。

倒是三、四年前，正當臺灣的出版事業欣欣向榮，我們對譯作的出版却有些灰心。那時候，出版社有若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，難免良莠不齊，由於創作的稿子爭取不易，便向譯作下手。一本熱門的新書，往往有十來種不同的譯本。為了爭取時效，分章搶譯濫譯之風蔚成風氣；更因減低成本，降低稿費，而不求品質，以致全書錯誤百出，慘不忍讀。我們支付較高的稿費，聘請高手逐譯，字斟句酌，當然費時費力，等到譯畢，人家早就傾銷市場。我們在灰心之餘，不得不減少譯作的出版，全力在創作方面努力。

幸好這種不正當的出版情況，很快被糾正。讀書人畢竟心慧眼明，受了幾次騙，那些不正派的出版社漸被淘汰，較好的出版品再萌生機。

於是，我們再度計劃重振譯作的方向，經過一年多的籌備、計劃，「當代名著精選」終於開始問世。更設立「皇冠讀書俱樂部」予以配合。

顧名思義，「當代名著精選」不同於一般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版本的翻印，而是精選當代重要作家的作品。美國「暢銷書目」(Best Sellers)的新書，當然優先選擇；當代重要作家的其他代表性作品，也將有系統的予以介紹；希望透過

這套書，使讀者對目前的國際文壇，有較深切的瞭解與體會。

感謝十多位譯壇好手的精選精譯；皇冠的同仁們更以宗教般的狂熱，從事這套書的出版工作；不論在版本上、在設計上，都有所突破——例如採用二十五開本，使每頁的書邊加寬，既悅目又便於讀者加註眉批；穿線膠裝，既便於翻閱，又不會脫頁（特地從國外引進的膠裝機，使書背又挺又直）；每本書都有作者及有關該書的介紹；如有該書的書評，也將予刊出；書中人物，都列表簡介，以增加閱讀的方便……當然，你一定更會發現，這樣一套精緻的叢書，定價十分低廉，如果你是「皇冠讀書俱樂部」的會員，所享受的優待，更是「不可思議」！

皇冠創辦將二十八年來，已經出版了七百多種叢書，從當年的艱難，到今天的略有建樹，都是讀者所賜、社會所賜，這一套「當代名著精選」是對讀者的報答，對社會的奉獻，假使因此而引起了更蓬勃的讀書風氣，將是我們最大的快樂！

王冠

阿拉斯加的中國人·····	一六八
更多美國人·····	一七二
綠澤野人·····	三三二
羅本善歷險·····	三四
美國父親·····	二四四
離騷：悲歌·····	二六三
越南兄弟·····	二六八
百年老人·····	三三一
靜聽·····	三三三

附錄

中國人寫中國人的故事·····	茅及銓譯·····	三九
第三世界的吟哦·····	劉紹銘·····	三九

發現

從前有個名叫唐敖的人（譯註：鏡花緣中原爲林之洋），他爲了尋找金山，而渡海來到女兒國。女人立刻俘虜了他，他對女性也並不懷有戒心。她們要唐敖跟隨她們，他依從了；如果他有男性同伴，那麼他會回頭眨眼示意。

『我們要爲你作見女王的準備，』女人說。她們把他關在有蓋簾的房中，裏面有一瓶化妝品、鏡子，和女人衣服。『我們替你脫下盔甲和鞋子，』女人說。她們爲他脫下肩上下袍，脫出雙臂，在身後縛起兩腕。女人們跪下來脫下他的鞋子，鍊起雙踝。

門打開，他以爲會見到女王，結果是兩個端着針線盒的老婦。『你越不掙扎便越不會痛，』一個說，她用一眼將線穿過針眼。兩個女人坐在他身上，一個抓緊他的頭。他覺得一個老婦的乾枯手指摸他的耳朵，她細小手指的長長指甲刮着他的頸子。『你在做什麼？』他問。『把你的嘴

唇縫起來，」她開玩笑地說，一邊在蠟燭上把針尖燒黑。坐在他身上的人大笑起來。老婦沒有縫他的嘴唇。她們拉長他的耳垂，把針頭刺穿過去。在針頭刺穿之前，她們必須小心揉碾試探，才不會使兩面皮膚滑溜，而準確地刺個洞出來。她們把針刺過去——最後把針眼（中國人叫「針鼻」）寬的一邊猛拉出去。她們用絲線穿過耳洞，他能够感覺到絲線與耳垂相摩擦。

坐在他身上的女人轉身看着他的雙腳。她們用力地後扳他的腳趾使他的痛腳像要折裂了似的。老婦人掐着每個腳趾，使腳邊的一些小骨頭斷折。她們把他的腳趾一個個壓在一堆像塊薑頭。唐敖疼痛地哭叫。她們又將裹腳布緊緊地把腳綁起來，女人唱些裹腳的歌來使他分神，「用白綾裹足，而不是給讀書人寫字。」

在那一季的幾個月裏，她們只餵他女人食物：濃冽的白菊花茶使他體內陰氣旺盛，雞翅膀使他頭髮發亮，酸湯使他體內女臟增強。她們每天在耳垂上拉動絲線，有一天她們替他加上耳環。每夜她們解開他的裹腳布，但見筋脈已經萎縮，血流流過時至爲疼痛，他懇求她們再爲他把腳布緊緊纏回去。她們要他洗用過的裹腳布，上面綉着花卉，而有臭乳酪的氣味。他把腳布掛在牆邊晾乾。他感到十分難爲情，因爲裹腳布像是一個人的內衣褲。

有一天，女僕把他的金耳環換作玉墜，把腳納入鞋中，它弓起來像是一座橋。她們拔去他臉

上的每一根汗毛，替他撲上白粉，畫上蛾翅般的眉毛，雙頰和唇上塗了胭脂。他在女王宮中侍候吃飯。因為他的小脚，使他臀部搖擺，雙肩輕動。當他彎腰把菜端在客人面前時，賓客望着他的小脚笑道：「你說，她真漂亮吧？」

女兒國沒有稅捐戰爭。有些碩儒說那個國家是武后（公元六九四—七〇五）治下時發現的，也有人說更早一些的公元四一四年，不過女兒國是位於北美洲。

父親

我和兄弟姐妹在門口等父親下班回家時，看見一個人由街角快步走來。父親！『爸爸！』我們由門口飛奔過去，又跳越過籬笆。『爸爸！』我們圍在他身邊，握住他的手，臉緊貼他的外衣聞他的菸草氣味，伸手到他衣袋中摸索小筆記簿和金幣巧克力。最小的孩子抱住他的腳坐在他鞋子上。他發出一聲驚訝的笑聲。『可是我不是你們的父親。你們弄錯了。』我們這才仔細地看着他，他可能不是的。他把我們的手由衣袋中拉出來。『我不是你們的父親。』我們走回院子裏去，這個人又繼續沿着街道走，由後面看去，他一手插在衣袋中，更加像我們父親，他穿着上等皮鞋，走得很快。

母親由屋裏走出來，我們繞着她身邊，她解釋道：『不，他不是你們的父親，他很像爸爸，對不對？尤其是背後幾乎一模一樣。』我們一同站在人行道上，望着那人走遠去。過一會，我們父親由另一頭大步走過來，一手揮帽向我們打招呼。我們又跑過去迎接他。

中國來的父親

父親，我看見過你滿懷輕鬆：

「我們來玩飛機，」你說。「我給你做個玩具飛機。」你用大拇指和手指抓着一隻蜻蜓。你把牠抓在肚子旁邊。牠的翅膀急速搖動，當停下來時，我看見翅膀是一片透明網絡。牠頭上的眼睛鼓突，下面的臉部縮成一團。「你抓住，」你說。你在牠腹腰上套了一個線圈，牠的尾巴微向下垂。然後你把長線的另一端繞在我手指上，說，「放開牠。」線圈一點也不會傷痛牠，蜻蜓被綁在線端沿圓圈飛行，我用手拉緊又放鬆來控制小小飛機，牠越飛越低，我爲了不和線纏在一起，所以隨着牠轉圈子。忽然蜻蜓跌落下來，可是我們頓頓線，牠又飛了起來。再過一會我怎麼拉頓，牠也不再飛了。你望着五隻蜻蜓在我兄弟姐妹手中升起飛行。

當談起明朝的聖賢搖身變爲紅蜻蜓時，我記起我們的飛機並不是紅的。陽光使黑色翅膀發出

藍色綠色的光彩。

在夏天的夜晚，當我們由洗衣店穿過史托克頓街抄新路回家時，許多蟋蟀爬在人行道和發亮的窗戶上。蝙蝠在房子間飛舞，有幾隻被車子撞上；我們仔細地察看，展開牠的雙翼，望着牠尖牙多毛的外表。探照燈光中牠們像是片片燒焦的紙頭，探照燈是用來照射在高樓間架纏索以便走索人表演的。在收集垃圾的夜晚，我們孩子搶先跑去在百貨公司的廢物桶中搜找寶物，彼此用垃圾互相交換。普通我們都不走長長的大街；我們走過華埠唐人街，那裏全是幽暗而安靜，偶爾有些賭徒打開一扇窗戶。然後我們經過緊貼的日本人房子，那裏已多年沒人居住，還有菲律賓區，我們住在那裏架在樹幹邊的小長凳上。菲律賓人也多已進屋去了。到了我們門口涼臺，你把燈開亮，飛蛾一羣羣飛湧過來。「那是希特——拉，」你揮着報紙說。「希特——拉，」我們喊着攻擊飛蛾，在牆壁上欄杆上殺死牠們；希特的意思正是打擊。牠們是普通沒有顏色的蝴蝶。在戰時，每個夏夜我們都打希特勒蛾。我們覺得有意思的是只有我們家這樣稱呼牠們，別家人都有別的叫法。

通常你都不玩。你總是在生氣。我們怕你。我們每天聽你罵，「狗屁。你媽的屁。你媽的臭屁。」你把熨斗重重落在襯衫上一邊喃喃地說，「臭豬。媽的屁。」下流的粗話。我心中暗願你罵的是吉普賽女人而不是一般女人。

你被吉普賽女人害過兩次。有個把洗的衣服就解開放在櫃臺上。她抖出紫色和紅色的衣服舉起來說，『你把我最好的衣服弄破了。哦，看。還有襪子，都成了破布了。還有襯衫，都撕破了。一場糊塗。你要賠我。哦，我的新桌布。賠錢來，我好買新衣服。這麼多衣服都破了。賠，快賠，賠。』她用手指穿過小洞。當然，這些衣服本來就是破的。

『不，』你說，『你的衣服本來就是舊的。』

吉普賽把那些乾淨燙過的破衣服一扔便跑出門去，她帶了另一個吉普賽女人和一個警察進門來。兩個女人話說個不停，兩個耳環隨着下巴的動作搖動。房中電扇和空氣調節器吹動了她們頭髮的油脂味道。警察藍身制服的魁梧體軀似乎塞滿在房間中，他一直在說，『民事法庭。』驅逐出境。於是你賠了，按下收銀機『非出售』的按鈕賠了。兩次。

『我知道她有鬼，』媽媽大聲叫。『記得我整理她的破衣服，我說，「吉普賽人怎麼洗得起破衣服？」我知道那些女鬼沒有好事。她叫那個替她去警察局作證。你又不曾用英語和他爭辯。已經兩次了，上了兩次當。』

『操你女鬼媽的屁，』你咬着牙根說，『操死你女鬼的媽的屁。』廣東話中的『婆』是指祖母，但也是指個老女鬼。在後面儲藏室中有個黑袋和一個白袋，我們從沒打開過它們。我們孩子把它當做山爬上去，我們稱它爲白袋婆和黑袋婆，你也叫那些吉普賽人作『老鬼婆』，你吶吶地